



退溪集

十九

^ 16
2327
21



和
2027
卷30-21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書

與鄭子精 琢口角真

昨蒙枉顧羅門感荷感荷第曰病思昏茫又
人多不能抽一二於百千追以為恨畱示詩三
冊諸贈行詩一束送還視至為佳就中盛製行
錄固善其與柳君唱酬諸作波瀾浩汗亦甚佳
好然鄙意有所可慮者夫詩雖末技本於性
情有體格格誠不可易而為之者惟以誇多
靡逞氣爭勝為尚言或至於及誕善或至於



雜一切不問而信口信筆胡亂寫去雖取此以
一時恐難傳於萬世況以此等事為能而習之
不已左有於此謹出言收放心之道切宜戒之
仍取古今名家著實加工而師效之庶幾不至
於墜墮也客使處問目如此未知其所答如何
答語若記來可得略見否然昨見公說客使非
能詩文者云竊料此問非甚該博善辭令者似
難條對若彼所不及而問之如此則適足以發
其蕭吝而終歸於失問也如何如何
爭勝諸詩好者居三分之二其一分中亦非

無可喜但其未滿一分之不好足以盡掩其
二分之好其好之二分受累於不好之分而
皆歸於不好是為可惜故古之能詩者千鍛
百鍊非至恰好不輕以示人故曰語不驚人
死不休此間有無限語言寒疾腰痛復作不
能一一不獨學詩凡學皆然

與金舜舉八二〇癸亥

朴君遊山錄來此非不久病未瘳寫今被索還
惘然如失余觀是錄文思曠涌議論縱橫其於
千峯萬瀑競秀爭流之體勢脈絡高下遠近面

背往復無不包羅囊括縷析毫分自非曾吞海
嶽識通化妙者何以形容得此可謂傑然之作
難得之寶矣所可疑者其文輿臺乎似有好竒
尚異之意故談山必及於域外荒茫無當之說
以為始以為終論學必涉於事外遼闊不貼之
證以言此以言彼是以總其全篇而取其好處
則能使人鼓舞踊躍之不暇就其中而細考之
往往不免使人聽瑩而滋惑詰屈而難讀也夫
遊名山者其說固主於竒然其竒也各有分劑
其言也各有攸當若每喜於詭論而或為之強

說則其勢必至於心蕩而不返學流而為異如
莊釋之倫是也故鄙意須兼此等盡去之然後
方為盡善也如何如何荷朴君遠示之作妄以
私見塞其厚意惟舜舉轉以語之幸甚幸甚

與白雲書院諸生 庚戌

長夏靜院羣居講習之樂大勝於吹竹彈絲敲
金擊石也令人艷發無已滉飈瘁餘生屏處田
里頓無朋友磨切之益直是憤憤陸陸歲不我
延恒用懍然上沈監司書本不足觀聞院中為
謄存故實故欲得元稹六事之所不得已者聊

寫一通付閔生應棋呈上伏惟僉賜裁幸所欲
陳於僉契者何限難於率然故不敢也惟願諸
君毋把第一件事讓與他人千萬為道為時努
力珍鍊不宣

答鄭子明士誠李宏仲德弘

示喻理即禮也淡者禮之發也和即情也和者
情之為數語似略見騁歸而辭未達意大抵樂
由禮而生故樂聲之淡可以言禮之發理即訓
禮字所謂天理之節文之理字也故註言淡者
理之發則可今言淡者禮之發則不可若言理

發也之也
本無

禮之發本
作理之發

指禮之理而言則可直言理即禮也不可樂聲
之和由人情之和暢而成故註言和者和之為
則可今言和者情之為則不可若言和者情之
和暢而言則可直言和即情也亦不可

今樂形之形之者形而相較之也此言是但其
下語多未盡故改之曰古人之情和而不流其
樂象之則只言和而已盡不須更言淡也今以
今樂之流蕩雜亂者比之古樂則古樂之本於
莊正齊肅之意始形見西可觀故周子必復言
此淡字以明之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周子太極圖說
中語也今此論樂而云云亦與圖說主靜之意
同云亦主靜之意所翳淡者本於莊正齊肅亦
靜字之意此說是也

大抵通書所論諸說皆原於太極圖說故條條
互發句句相應朱子註中指明無漏讀者不由
太極圖說而推其來歷則茫不知通書之所以
作矣

答鄭子明

辱書欣慰無量老拙去陶入溪未數日為諸人

勸挽避暑於易東書院因共讀心經壹過殊有
警發人處亦有省改舊迷惑處第以阻水為患
僅十餘日而散去未能加積久之功為大欠耳
安道輩啓蒙亦未暇熟讀而轉入心經心經纔
畢安道則又以其母病侍往椒井心有撓悶而
去讀書如此恐無益耳龜巖傳疑本其僧已還
去不甚急急隨後亦可但其後亦有修改處令
安道表識各處報知于君等矣

答裴汝友三益

別後悠悠俾來接翰知函文從容清福益茂混

積謗之餘 召命異常震越固措幸賴姑停之
旨苟偷度日第以春和後作如何出場撓慮不
淺佔畢翁果有如南冥所云然亦甚有扶植處
何可深斥作院立祠正不可不爾也幸勿疑貳
勸卒成之為佳

答南義仲致利。庚午

別後思悠書至開慰老拙苦此虛眩雖賴陽月
不甚寒日坐齋中與朋友講論才了得數三人
日課頓無餘力可及於自讀書每念前月心事
一何長之句而有愧於心承示再讀啓蒙想所

得更富為之警起偷懦也第示目滿紙細字燈
下不成讀姑留案上以待後報拙詩又改別紙
呈去餘惟珍勵

答柳應見雲龍。壬戌

辱書欣審侍履茂福西行勢固至此君無嘆是
然也只在隨處自勉毋虧志業則材器之成不
期而至正不在區區得失間也僕閑戶壟雲餘
寒尚列臥念諸君未緣晤款但有離索之懷惟
冀待行珍勝不宣

答柳景文仲淹柳應見而見成龍。乙丑

流聞僉意欲讀書文憲書院其亦遂意無阻礙
否禁子弟不得入院周武陵竹溪故規於彼不
有此禁耶世之謗書院者首以文憲為口實不
知坐何故而至此想是文風久衰士不知恥而
紛爭污壞所致此雖始謀不審之故今不思改
圖而因欲例警書院而盡廢之此何意耶可歎
可歎聞景文春來欲歷公都觀朴淵奇遊壯觀
堪羨如何

與柳應見

別後為沈想佳前畱近思或問兩書送去視至

近得趙七敬書云柳應見來傳滉意以一有之
一與上文四者之四相對蓋四者之一非一偏
之一守前說不動累日沈思至於苦思又反覆
思之而不得其說於是極論鄙說之非滉雖未
知已說之是非然士敬之說非獨士敬云云南
時言亦以為然度今世人皆從其說滉亦何
敢盡揮斥而必欲其從吾說也公亦且須從衆
為宜然古人有兩存或說之例鄙說雖迂闊猶
可備或說而不可廢耶餘未一一
近檢朱子大全元本其答黃子耕書論大學或

問正心章修改處曰或問喜怒哀懼人心之所不能無也而曰有是一者則心不得正而身不可修何哉云云又云一有不誠則物之未感而四者之私已主於內云云
又周舜弼問曰忿懣等人之所不能無者然有一于此則心不得其正何哉云云又云苟喜怒哀懼一萌于中則心有條累云云

以此揆之士敬之說似失本意會錄寄此語而告之云云士敬不答想先入為主不能虛心看理未免尚自是已見而不答也

答柳應見

示諭避喧就靜甚善然而未免繳繞舊習欲靜未得想是見理未徹功夫未熟之故老夫亦自不免何以爲君謀耶正當彼此共勉以庶幾萬一耳巴鼻之說甚新奇巴之爲大蛇固然然猶有可疑者若巴鼻二字中已有不可把捉之意則只當云全爲巴鼻可矣今更下無字於巴鼻之上是全無不可把捉之意矣其於上下文義何如也當更思之今未可卒定餘惟珍毖不宣

答柳應見丙寅

溪上臨行病甚無別意草草追思缺然至在
伴問遠及於豐感忤何勝老拙多蹇出山以來
風雪屢作春寒異甚諸病迭侵正使欲行勢不
可得矣捧狀人約六七日當還而期盡不至未
知何故深以為撓榮川上狀後當俟 命於本
處不必來豐久畱煩溷未安稍前至此今已四
五日煩溷又甚矣雪嶺撐天將此危病固難登
越况又有來示之虞所以忍辛畱此得 命則
便可退歸萬一不幸而有未可便退之勢亦當
少退伏枕於榮川村舍以思處之之宜但此舍

荒廢非常無一安著病身處為慮耳時事絕不
得聞其中開城一事亦甚可憂後生狂妄不識
事體徒以尚氣為諉舉事每如此安得不為他
日之患乎不可說不可說昨銓曹奴二人持除
目過此趙士敬為恭陵參奉此未知何人所薦
拔也雖云美意恐無益於事而反有所慮者十
年祠官九十老親不相為謀故無益也無鞍馬
奴僕必未辨謝 恩之行人或指以非議此其
可慮者如何如何旅枕無寐呼燈作書書不成
字

答柳應見

前見辱報所患非輕每深懸懸頃者夜夢吾不知以何事到安東覺舍留數日忽念及公將伴人問候又念欲往見則有力疾應接之弊不往見則情未盡方思忖如何未遣人而寤自恠何以有此夢也其翌日兒子來示公與渠簡簡云前患快復且有湖山烟雨之興之言心甚喜慰乃知所夢之有以也滉老病所錮不得已至此時論不以為然心甚惶愧然又不可以此而妄進亦不可悶默無結末近當復上一辭免文字

復俟謹罰柰何柰何就中傳喻尊丈令公又欲刊朱子書於定州固知令公此意甚盛但此雖前賢大訓經鄙人僭有節約而如是廣布無乃益為不樂者詎病耶公與而見不可不量時度宜具白其故而止之乃為善也海州本初卷近方尋得畢校多有闕誤已皆修改其修改處一付標所以然者恐公昆仲及景文有此本者看標改正則不勞讎校而得為完書為功甚易故也雖知識近不暇及此等事而適有之安奇使人謾附寄去幸視至餘祈自慶加護

答柳應見

重得惠書具悉示意非不皆善但其中極有不能得盡如意者以混非其人而適又丁時之有不可也校正本所以寄君者君等既皆有其本而訛誤不改則誤人與自誤必多欲其依此修改故也君等當白令前早停刊布之舉上也萬一未蒙聽許則又不可仍刊誤本此則在昆季所處目錄每欲爲之病倦未及紙頭註釋星海二本往往分註入刊但多疎略而又未盡收今所校本比前差勝然猶掛一漏萬豈足於人見

耶圈點所以自表其警發意思處甚覺於昏滯有益然以之并刊示人則大恐得罪於具眼識理之人何可安心爲之序文向者率然爲之語頗支蔓不入矩度又思自爲之尤未穩善故罷之況仲舉跋語中多用某意處有之跋若不廢見者可知混之爲有罪於此書矣又何更待於序文而後足耶跋語中糊紙處云云甚不可故當時錦溪草本內抹去錦不聽而并刻之至爲非矣大抵元書太浩汗不得已於節損僭罪則多何功之有而極口稱揚耶願昆季深悉此意

凡有印本者皆請去其語幸甚幸甚混自兩重
得釋後庶有天放之望而近日傳聞極有惶
駭事有不可知者方此悶迫不知所爲故云時
不可耳惟在昆季凡事勿煩善處爲佳星本紙
薄毛起海本新件紙好傳送修改後不計早晚
收回亦佳秋熱將護珍密

答柳應見丁卯

近未相聞殊用懸懸俾來辱札具審近況甚慰
思渴舊證未盡快時復有作此亦常事以君方
盛之年恒慎將護自當康健有裕矣示喻云云

固知左右志尚非凡鄉學拳拳之意甚篤真不
易得也但未免病患纏繞遷延歲月誠有如來
書所慮有志未就之歎豈不深可惜哉此尊親
及朋友所以訶責者然也然嘗聞之昔童蜚卿
欲勿事科舉問於朱子朱子曰此非他人所能
預在賢自處之如何耳混亦何能爲君謀亦在
君自度如何况蜚卿未聞有親而君則有父兄
在切恐孔子所謂如之何其聞斯行之者亦不
可不念也但一卜仕而終身乾沒者有之若是
則回視初心抑又何如耶所謂不義之習積惡

之多不知何等事耶知其為不義為惡則當一
刀兩段斷置不為可也何必問人自聞君營舍
立巖心未嘗不往來其間近裴汝友見過能言
其景致大槩恨病蹤匏繫不得一寓目焉奈何
奈何去就之說鄙意所在如前云云德未孚於
世行不信於人虛名欺 天轉轉益甚頃蒙
下召已上辭狀今則 特下教書遣官來 召
稱引非倫震怖殞越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適也
隆冬勢將道斃進退兩難臚臆靡訴魂魄飛遁
不能一一

柳公名勗名文荷留意謄示其人猶有未可知者
無乃成君名禕所見不能無差故其言如此作恠
耶

答柳應見庚午

一再承書問知近况佳裕欣釋無已滉在易東因
雨阻礙還溪上潦鬱作患氣多不平僅調攝度
日耳示諭徐君志趣如是果為可人第前日鄙
書云云亦非謂其人不可與有言只謂吾學未
足以達禮而妄論禮之變節以告人為未當故
也其來目當如戒謹藏以俟奉面之日令弟出

玉堂來趨庭懽意可想所云漆室之憂正如來
喻令人身不帖席奈何

答柳而見癸亥

書來知舊患未差奉深憂慮以公青年盛氣調
藥又不疎何故如此嬰纏耶恨訝不淺身恙常
在遠來尋人寧得如意至於所業之不能盡力
亦固其勢然也但隨時隨處量力加工常以義
理澆灌栽培勿令廢墜則如延平所謂此箇道
理時常在心目之間者庶幾於吾身親見之矣
蓋為仁在己無與於別人若無此根本田地則

雖日與師友相從亦終歸於無益耳如何如何
滉畏寒不出山舍加以歲時應接紛紛殊無好
況又安有講治之樂耶

答柳而見己巳

首夏惠書迨今稽報逋慢為愧滉未死之前
免吏議而退有何可稱而今示云云豈相知間
肝膽相照之語耶幸勿輕言語取笑於人也但
今既反舊可得溫理舊業則其間非無味趣可
以樂飢唯其苦於衰劣不能大覃思大肆力或
恐中途而廢慄然日以為戒耳奉先儀頃承尊

大人書亦云當入梓又以後語見囑混非敢憚
作但纔出都門謗言不絕至於近日所聞尤可
懼當此之際作此等事恐不但自累累及於其
書事屬不便茲未敢也須轉求于他處事傳達
大人前為佳澤手之義謬見在別紙十圖刊畢
云兒輩得數幅寄示始覺其太長且廣不便於
作帖舒卷看深恨當時不審而今既已畢難追
改耳

別紙

共飯不澤手舊亦深疑之古人雖質略然至於

立此等禮教以訓人之時已非窪尊杯飲之世
何至與人共器而以手取飯之理他食猶可以
飯尤不當然也舊疑如此但未見張子說如此
恐當從之不知何故呂氏說又只用古註也
接莎詩溥汚我私註汚煩擱之以去汙也小註
煩擱猶接莎也韻書接或作接奴未切兩手相
切摩也莎本作抄摩摩之摩亦手摩之義
呂氏之意當謂既曰共飯則與共食不同蓋云
共食則或指他食物而言也今云共飯是止飯
而已非他食也

痛一本作病

近兒輩自京傳致閏六月十六日書叙意諄悉不任慰荷且審其後已有覲省之行報書之難甚於在京之日今忽接書來自奉化喜幸又可知也所諭分形色類界限之患厥終必至於不好若非自天如日燭破如山鎮定將何以收拾彌縫永為祚宋之地耶只如舜銓長一事亦可見時事之難為矣不勝憂煎之至且如論學諸說皆出於身親經歷實諳病痛處其與未見而料度不痛而呻吟者相去萬萬能持循此意

答柳而見

久而不輟至於純熟則自然有心融神解灑然超脫處滿腔俗累不待洗濯而自無痕矣

答柳而見庚午

公以清羸神觀冒寒遠遊憂想不淺數日前傳聞好還不及修賀而適奉珍緘來自西原備悉途中諸況稅駕後動履之詳老懷不勝欣豁洗脚之餘不能無少憊亦在善養何慮之有一生鹽齏不作觀周之行每有槎客之還健羨難禁矧於公還此懷何限恨不得聯床細叩也今以辱示觀之京師四方之極聲名所萃士習學術

一本天下
有使字

汙舛如彼不知是天然耶抑人實為之以今云
云揆前日尹子固問答及魏時亮諸說陸禪懷
襄於天下乃如是令人浩歎不已然入燕者數
多能遇此等人作此等話頭者亦無幾公能遇
數百諸生發此正論略點檢其迷不易得也第
吳京欲相送與之相違是果為恨事耳啓蒙翼
傳今始刊於星州若後行實來則其闕板猶可
追補刊也啓蒙意見向在京借人家一太來者
往往有發人意處西原人還附此一書忙未一

答李宏仲德弘○辛酉

人之為學趨向正當立志堅確為貴觀此自陳
之言所向已正更須志氣堅定不為澆俗所移
奪刻苦用工久而不輟何患無成但恐一時徒
有悔前之失學而後日不能繼今之做工則終
歸於無益耳

所問工夫先後立程規模則須先小學後大學
而規模節目各具於其書在吾盡心盡力以求
之耳若視此為尋常或以為繁多而別欲求捷
徑新法而從事則非吾所敢知也

胡文定教子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本註已詳之
大槩明道以聖人爲必可學希文以天下爲已
任雖文定所欲法者非一而大端尤在於此也
以忠信不欺爲主本須熟讀論語主忠信章大
學誠意章潛心玩味涵泳體驗久久自當知之
九容九思上做工乃是收放心之法甚善若李
斐彥所云則真是躡等程子謂出門如見大賓
便是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始得且不遷怒
貳過其地位亦甚高初學卒難著脚與其做工
於此不如非禮勿視聽言動上著力也

以飲食男女爲切要飲食男女至理所寓而大
欲存焉君子之勝人欲而復天理由此小人之
滅天理而窮人欲亦由此故治心修身以是爲
切要也

末段云云中庸博學之以下至人十已千卽變
化氣質之法故曰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
強而已孔子謂顏淵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答李宏仲

由其清濁定於有生之初故其有生之後清者
能知而濁者不能知也由其粹駁定於有生之

本陳氏下
有吳氏二字

體本作
骸

初故其踐履之際粹者能全而駁者不能全也
拘者指其不能知不能行者而言耳然則陳氏
許氏之說不見其有不同也
氣質二字之異亦明甚氣如俗言氣運質如俗
言形質人物稟生之初氣以成質有生之後氣
行於質之中氣陽而質陰氣以知質以行也夫
呼吸運動氣也聖人與眾人皆有之聖人能知
而眾人不能知氣之清濁不同故也耳目形體
質也聖人與眾人皆有之聖人能行而眾人不
能行質之粹駁不齊故也

答李宏仲問目

按陳氏曰大學序第二節四箇性字須融貫
看透德弘今因指教似有見焉仁義禮智之
性是就天賦於人說不能知性之所有而全
之是就眾人說盡其性是就生知安行之聖
說教之以復其性是就中下之人觀感興起
學知勉行上說

四箇性字融貫看透之說大槩看得是為學須
如此體認出來而又加以涵泳玩味之久自然
有會於心而有悅豫處方是心得也

訓義曰斷制裁割如以利刃裁物其長短大小各得其宜也當就處事上看
訓智曰分別是非如以明鑑照物其妍媸黑白莫遁其形也當就見理上看

朱子云分別是非底道理是平說智字名義也胡說妙衆理卽沈說涵天理動靜之機胡說宰萬物卽沈說具人事是非之鑑皆兼體用而言辭異而旨同然此等處若看未透徹不宜強求速通但時時拈起研思玩味久久不置自然有融釋曉解時耳

答李宏仲

爲學只在勤苦篤實無間斷則志日強而業日廣矣切勿倚靠他人亦勿等待後日可也若曰今姑悠悠必待他日往陶山而後爲學則其立心已差他日雖往陶山亦不能爲學矣

答李宏仲 壬戌

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寂下下感字上文雖論未發前寂然之中至此則要發明靜爲動之本故通寂感而兼言之蓋必下感字方見靜爲動之本處若如君言只說寂一邊則所謂其

本也之其字虛而無著落矣其可乎其字正指
動處言

答李宏仲

來喻極言收斂身心之際氣餒神疲晝夜加工
無一著手處此無他向來雖云向學實不曾下
工夫今始欲實做工夫故手脚生澁田地顛
心與理不相入氣與習不相隨何恠乎如來喻
所云之患乎夫常人之學所以每至於無成者
只緣一覺其難遂輟而不為若能不疑不輟毋
以欲速而過於迫切毋以多悔而至於撓奪講

究踐履久久漸熟則自當見意味浹洽眼目明
快凡讀書玩理隨時隨處皆可以用工矣安有
晝夜之外別求用工之地乎朱子嘗曰做到極
辛苦不快活處方是好消息來正謂此也中庸
疑義錄在別紙可更詳之金而精申啓叔書來
皆好在而精意欲下來云然何可必也韓永叔
得病久未差云殊可念也滉不到清涼七八年
矣洞府烟霞發於夢寐每欲一進而怯於危險
未果也羨君高栖悵想而已

別紙

遊
進
本
作

自誠明自明誠之說本章章句及小註已詳能
細心研究無不曉之理若不得於此而別求他
說以通之則他說亦豈能強入而使之知耶
疇訓禪帳禪音單乃單帳也然覆疇之疇非此
義也韻會號韻有燾字音道覆也通作疇其下
引如天之無不覆疇此說是也
悠遠按語類悠長也悠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
窮之意久是就他骨子裏說鎮常如此之意又
云悠是據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在只說悠
久未說悠遠然以鄭氏所云至誠之德著於四

方等說觀之恐悠是以時言故曰據始以要終
遠是以地言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之類
不動而變天地非無動動而不見其迹耳然而
四時自行萬物自生是不動而變也聖人之不
動而變亦猶是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流行無息上所以說
命字者與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同意
優優大哉云云總而言之莫大於三千三百分
而言之莫細於三千三百

道之燦煥明盛可指而易見者莫過於禮故獨

以禮言之

居上不驕爲下不倍上下先後之異未必別有他意但先言爲下不倍而後言居上不驕則與其下極言至聖至誠經綸配天等處相接語順矣不然中間插入說爲下不倍一段則語有斷續而不順

以愚自用爲居上賤自專爲爲下恐非是
雙峯以肫肫其仁爲率性之道恐推得太深遠不親切也

古人制器皆有法象而車制尤所慎重周禮考

工記一篇可見也故特舉而言之

並育不相害只是舉大綱言之

小人之道只以其所行謂之道故韓子亦曰道

虛位有凶有吉

知風之自風乃設譬之意非以吾氣所發而謂之風也

所喻首章卒章動靜先後之說恐未然也太極圖說所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者指陰陽之氣運行消長交易變易處言故曰無先後之可言耳若在人而言豈可謂無動靜先後之可言乎

且來喻以首章專言聖人事而中間假學者存
養省察之事而言之亦非也首章既言道出於
天其下繼言君子存省之道此是正說非假說
也故此處未說到聖人地位至言中和位育之
極致乃是言聖人事耳大抵首章以成德言故
先存後省卒章以進德言故先省後存其言之
序當然故也不可以首章專為聖人事也且來
喻此段問答已先發問而歸答辭於或人故及
其再問再答而結未定論之辭終在於或人古
今問答無此例故今就來喻中易置數三往復

之辭然後其說乃順幸更詳之

答李宏仲癸亥

示喻汨於塵務不可謂無之而日趨小人之域
此固自警之言然不有真切工夫可據為實地
則悠悠之頃不覺忽墮在此域中矣東都之行
親命如此亦當無違但觀今世為守令子弟者
亦每有善惡兩途而從善盜者十百僅一二從
惡途者滔滔皆是不知君之所自處欲從何途
耳臨還山舍草草以報

答李宏仲甲子

示喻形而上下之說則見得殊未端的說得仍
未明快請略言之凡有貌象形氣而盈於六合
之內者皆器也而其所具之理卽道也道不離
器以其無形影可指故謂之形而上也器不離
道以其有形象可言故謂之形而下也太極在
陰陽中而不雜乎陰陽故云上耳非謂在其上
也陰陽不外於太極而依舊是形氣故云下耳
非謂在其下也然就造化而看太極爲形而上
陰陽爲形而下就彝倫而看父子君臣爲形而
下其仁與義爲形而上就月用而看事物爲形

而下所具之理爲形而上蓋無物不有無處不
然凡形而上皆太極之理凡形而下皆陰陽之
器也今必以生物之根抵看形而上之道所以
爲生物之具看形而下之器似爲滯泥而不通
至以未判已判爲言則所見又甚踈謬千萬更
加研玩精審虚心涵泳久而後乃見洞然無疑
處耳

答李宏仲

示喻周旋人事未卽入山云云程夫子曰爲弟
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苟能隨時隨處勤勵自

疆則讀書進學何所不可何必待入山然後能
做工耶柳應見昆弟書深荷委傳誤拆何病其
所云幽栖靜修所得日富之說非但君以為愧
此亦有愧於其言矣知得太極圖說大全可賀
但其朱子解第五條所引子思語大小之說來
書中所云與別紙不同今以兩說參看書中者
得之別紙者非也中庸曰洋洋乎發育萬物峻
極于天註云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優
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註云此言道之入
於至小而無內也發育峻極豈非以其統體一

太極為大耶三百三千豈非以其各具一太極
為小耶別紙乃反以各具一太極為大以統體
一太極為小不亦誤乎又謂大者兼道器而言
亦非也此處只言道非兼言器也又謂小者指
冲漠無聲臭言亦非也冲漠無聲處小字亦著
不得矣尤可以見其全此全字指性之全而言
也人死木槁及人作土木成塵其說詳見朱子
答徐子融書他日可來看也大要死槁土塵亦
莫不有其氣有其氣便有其理惟其氣各有偏
理之在是物者亦不能不隨而偏若指其一物

而言之其偏處固偏矣若總指其無物不在而
言之尤可以見其全體之渾淪矣何者理之爲
體不囿於氣不局於物故不以在物者之小偏
而虧其渾淪者之大全也然非真識理字難以
臆度而知得到此也至於五行各具五行之氣
之說亦恐如此說不得也蓋陰陽之生五行譬
諸人猶父母之生五子也子之氣雖曰卽是父
母之氣然子旣各有其身則甲有甲之性乙有
乙之性豈可謂甲之一身旣是父母之氣則必
有乙丙丁戊之氣乙之一身亦是父母之氣則

亦必有甲丙丁戊之氣耶其實五子各一其氣
則亦各一其性而已且周子旣曰各一其性則
當就各一其性處看得其意不當牽拽作各具
五行處強解矣

別紙

近得曹南冥書云近見學者手不知灑掃之節
而口談天理計欲盜名而用以欺人反爲人所
中傷而害及他人豈非先生長者無以訶止之
故耶請十分抑規之此說雖有病吾輩於此不
可不痛自警飭故奉告之耳

答李宏仲

前日書來久未報近復得書合而答之於此先引朱子說而附以已見可乎朱子答徐子融書曰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為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況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為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

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即如來喻木燒為灰人陰陰去聲瘞藏也記陰為野土為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即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足下但熟玩此說則所疑死枯土塵之說五行各具五行之說皆可以得其旨矣蓋性非有二只是不雜乎氣質而言則為本然之性就氣質而言則為氣質之性今認

作二性看誤矣朱子又答滕德粹書曰所問禱
祠之惑此蓋燭理未明之故又爲憂患所迫故
立不定今雖未能遽明但且謹守自家規矩一
面講學窮理遇聖賢有說此處便更著力加意
理會積累工夫漸漬日久一朝忽然有開明處
便自然不爲所惑矣今未能然且當謹守聖賢
訓戒以爲根脚如程子所謂不敢自信而信其
師者始有寄足之地不然則飄搖沒溺終不能
有以自立矣滉亦謂鬼神之情狀恍惚幽遠在
可知不可知之間而其憑於人者又是其中邪

詢及諸說皆非愚見所逮請且各據其本說以
明之其正衣冠一段本朱子答方耕道書中語
也其上文有曰願更於日用動靜語默之間自
立規程深務涵養要以氣所變化爲功若程夫
子所謂敬者亦不過曰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
肅不欺不慢而已今詳垂問之意欲知於此可
以分動靜與否夫爲學者立日用規程之語固
當動靜兼舉不應有所遺闕使之偏著一邊工
夫也蓋其曰正衣冠曰莊整齊肅是以靜言然
而動時衣冠豈可不正容止事物豈可不莊整

所案二字一本無
之異未作雖有不同
一本闕下有亦字如下
梁子三字箴下有中字
一本力作功
一本語字上有本字
而實體行之本作深
體實驗而力行之
一本其下有用力之
三字切字作善

齊肅乎曰一思慮曰不欺不慢是以動言然而
靜時此心尤不可不主於一本原之地又豈容
有一毫欺慢乎故朱子又嘗曰心體通有無貫
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貫動靜方無透漏正謂
此也至若所舉四先生言敬之異各是發明一
理皆不可闕如朱子敬齋箴動靜表裏主一無
適備舉而言之安有取舍於其間哉而其用力
之要則亦當各從其語旨義之所在反覆研味
而實體行之恐又不當別求他方便也若欲就
此求其所當先者則意亦切矣先生嘗答何叔

賦命之定於初亦有說古語云麋鹿走山林其
命固有所懸朱子曰木生於山取之或貴而為
棟梁或賤而為厠料皆其生時所稟氣數如此
定了以此觀之獸之被獲木之見伐皆定於稟
命之初可知其於人事事之不期然而然莫之
致而至亦豈不定於初乎然此亦不可以一槩
斷置或問於朱子曰如數家之學康節之說謂
皆一定而不可易如何答曰也只是陰陽盛衰
消長之理大數可見然聖賢不會主此說蔡九
峯亦曰氣有醇漓故數有失得一成乎數天地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不能易之能易之者人也然則命之在物固不可易其在入也有可易之理至盡其道而不免然後始可委之於命故孟子有正命非正命之說又有有性不謂命之論也若無所爲而爲之語南軒以辨義利之分非所以論命也後書生數爲陽成數爲陰之說啓蒙詳之復就本文大根源處子細理會乃可知其橫說豎說無往不通之理今舍本源大義所在而小小摘抉一二端旁支末流處問難思索問答雖多徒勞而無所得矣故未敢一一條析也

鬼神之不可信亦明矣若子雖的知其理而欲敬遠之儻家長使問諸彼而治已之病或子有病而家長亦以彼救之則固可以不可信之理委曲開陳若終不納則奈何

且當順從而以誠意回惑爲期可也

所詠花發巖崖春寂寂鳥鳴礪樹水潺潺偶從山後携童冠閒到山前看考槃之詩似有上下同流萬物各得其所之妙如何

雖略有此意恐推言之太過高耳

未知命之在天地則不可易而在人則可易

者何也

天地無爲而任運人道積善以回天

心志不定奈何

古人云不敢自信而信其師如今師不足信須信取諸聖賢之言聖賢必不欺人

答李宏仲

示讀論語未足遍數此不足恠古人讀書以精熟爲貴不以疾讀過畢爲尚也聖賢所說命字有易知處有難知處大要在我者盡道而猶未免則吾無如之何是所謂命也非獨吾無如之

何雖自害我者言之亦無如之何故曰寮無如之何孟子亦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皆一意也孟氏云不立乎巖墻之下尹氏云有時而不敢盡者正所以盡在我之道耳若不如此立巖墻而取覆壓處亂世而取口禍豈可謂盡命而怨天乎此孔子所以稱命於顏冉而不稱命於季路也前書片幅所問徐子融名昭然蜀人滕德粹名璘新安人皆朱門高弟

答李宏仲乙丑

頃奉來書知高栖普賢讀書有味欣慰欣慰讀

論語跨涉兩年不無久於一書之病然久非所
病或恐久而無得則為病耳所疑立字達字朱
子謂兼蘊細說蘊細猶言精粗也蓋此二字就
事為之粗處說亦得就義理之精處說亦得只
如本註上段朱子兼內外說處說甚分曉可更
檢看則無此疑矣又嘗見中庸上律天時下襲
水土陳潛室解之云云其未有細底道理為本
為內蘊底道理為末為外之說見於小註正與
此蘊細之說同并考之幸甚論語大旨或以為
操存涵養壯溪陽村則皆以仁為言雖皆大槩

近似然此書乃出於一時門人雜記聖門師弟
子問答言行之類袁輯為之其妙道精義頭緒
多端何可以一二字判斷得下耶范氏因孔子
以思無邪蔽三百之詩而以毋不敬蔽三千三
百之禮詩固主勸懲禮固主恭敬此兩說皆非
牽強也朱子以誠為中庸大旨者子思作此書
始一理中萬事未復合一其立意本如此故因
而為說亦非附會而云也大學或問之首以敬
為小學大學之本蓋敬固聖學之所成始成終
者非專以是為小大學書之大旨也今人徒見

退溪先生文集卷三十五 三十一
此數書有大旨大要之說於論語散記之書亦必以一二字求大旨無乃近於牽強而附會邪言仁處求仁之理言義處求義之理言孝悌忠信處求孝悌忠信之道逐處研窮逐事踐履積久漸熟以至於融通發見則所謂大要大旨者將不待作意求索而自得之矣不然其於句讀文義猶未窺藩籬而先以一仁字包籠一部書為其要旨吾恐所得非真要旨而反失正意終無實得也昔有人請楊龜山當讀何書龜山曰讀論語其人問論語中何者為要切龜山曰皆

要切但熟讀可也朱子每稱嘆此語以勸學者又襲蓋卿朱門人嘗言向於長沙郡齋隨諸生聽講或問向蒙見教讀書須要涵泳因看孟子千言萬語只是說心七篇之書如此看是涵泳工夫否先生曰某說涵泳只要子細尋繹令胸中有所得爾如吾友說又襯貼一件意思硬要差排着書豈是如此自今觀之七篇之書固多說心然而非說心處亦多有之此人必欲以心之一字包籠孟子一書又以涵泳二字準擬為言故朱子斥之來喻所云無乃有類於此人所

見乎南軒類聚言仁說者正欲於言仁處求仁
非以是爲論語大旨也克己復禮博文約禮兩
禮字分別亦不然公所以要如此看豈不以顏
子復禮工夫如彼其精微縝密而孔子約禮之
訓只以爲弗畔矣夫以是疑二禮字所指有淺
深之不同耳然但看弗畔章下朱子說引視聽
言動而爲言又云約禮是尊德性之事於吾心
固有之理無一息而不存此其義豈異於復禮
爲仁之事乎其論聖人之言本無輕重一段斧
斤規矩之喻最深切分明看此則不可分作兩

義說尤曉然矣仁字橫說直說內外遠近之說
出於何章不記本語出處不敢答耳

答李宏仲丙寅

凡讀書勤苦爛熟爲上質疑雖詳明文不上口
洽心則終不爲己有何益之有公等每有不熟
旋忘之患故云示及同姓三寸叔母夫本無服
非徒此也三寸姪女夫四寸祖母夫孫女夫皆
無之所以無者推不去故也若三寸姪婦四寸
孫婦有服者婦人四夫家故爲夫黨服三寸伯
叔大功四寸大父母總麻故已亦以大功總麻

報服也至如叔母夫姪女夫等彼於我以妻親不為服故我亦無可服之義也孽三寸叔母服於禮不別言孽屬之服降等之制未詳何意妄行短服進補日數恐猶勝於遂不服也

答李宏仲問目

心經質義先於仁何也

凡言有由本而至末者有由用而達體者此則由用達體之語或又疑偶然取文字便於讀耳不言禮智而曰中正何也

朱子嘗論此云中正尤親切中是禮之得宜處

正是智之正當處禮智說得猶寬中正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尚或有不中處若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無非禮之禮乃節文恰好處謂之智尚或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

凡言此四者或以性或以情或以陰陽或以存心制事此莫是以情言者乎

此兼性情言非獨以情言之且以陰陽言者非為陰陽卽是四者只是將陰陽分四者之動靜爾

不為字
上有以字

然則孰為動孰為靜

太極圖說解則以正義為體屬陰靜以中仁為用屬陽動答南軒東萊兩書却皆以中仁為體正義為用取義又別

數說中何說為長何無一定之論

相為體用而不相妨也隄亦向來致疑於此玩索蓋久而得其說圖說立天之道章小註或問於朱子曰仁為用義為體若以體統論之仁却為體義却是用朱子曰是仁為體義為用大抵仁義中正各有體用如惻隱是動仁便是靜羞

一本仁為上無於朱子曰字却為之為一本作是

惡是動義便是靜又曰主靜者主正與義也又問今於此心寂然無欲而靜處欲見所謂正義何以見曰只理之定體便是今以四者各有體用之說推之自中仁之靜處為體而言則中仁之動處為用蓋四者皆自有體用故又互相為體用耳

此四者之互為體用則然矣然朱子於金木水火則曰以生之序言則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行之序言則木火陽也金水陰也皆言其所以異而中正仁義圖說註與答張呂兩

書異而不言其所以異未嘗豁然於斯焉近
按圖說小註及孟子首章註皆有朱子之說
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體也義制夫事性
之所以為用也然以性言之則皆體也以情
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仁用也
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義用也然則恐於
圖說以陰陽言之故以正義為體以中仁為
用答張呂書則以存心制事言之故以中仁
為體以正義為用乎朱子此說不及中正而
今兼舉之者舉仁義而中正在其中故耳

中正仁義分體用之說前日所以奉告者固皆
從朱先生說中推究而言不敢自作主張說然
終恐或有未盡底道理今所引一段在先生諸
說中最高為條暢明快示及深幸但於中言存心
於正言制事恐非先生本意此則當更詳之
孟子體有貴賤云云既以心與耳目之類分
小大又以一指肩背譬小大何歟

此章本以口腹為小體心志為大體然小體有
形而易見大體無形而難知恐人之未曉也於
是更就有形之物分大小貴賤而譬喻之梧櫨

大而貴者也。楛棘小而賤者也。塲師之一舍一
養失宜則爲賤塲師焉。然此是遠取諸物猶爲
未切故又卽吾身而設譬。姑於大體之說拈置
一邊只就小體中而自分大小則一指之小肩
背之大判然易見而易知者也。人若養一指而
失肩背豈不爲狼疾之不能顧者耶。在鈞是小
體中猶不可養小而失大如此況可養口腹之
體而失心志之大體者其人之賤爲如何哉。此
孟子善譬喻議論發越能警動人處。

答李宏仲

妄之鬼其爲巫覡假此以欺人者率皆造妖捏
恠以術其靈異彼求問之人既有吉凶禍福之
念先蠱其心而就聽其說亦無恠其易惑而深
信也。然其無益而有害不難知也。且以避禍一
事言之如人作罪繫獄其獄輕重自有士師
非塗人所知所擅也。乃賂問塗人而求免其獄
塗人利其賂也。誑說獄情而且教以獲免之術
因以重取其財。彼問者不察其故謂塗人能知
人獄事而可脫人獄豈不愚哉。又以求福一事
言之如人入仕求祿者其拔擢陞用自屬君相

非塗人所知所禮也乃托賂塗人而求得進身
塗人之見利誰人亦如前所為賂者不察而謂
塗人能通人仕而與人爵不亦惑乎夫人吉凶
禍福皆係於天非憑人邪鬼所知所擅亦明矣
如以刑人爵人事譬之天是士師也君相也巫
覡之托妖術術塗人之利賂誰人者知此則知
巫之不足信矣所諭學者盜名之罪出於有為
人之心此說甚當然學而欲盜名亦不足謂之
學者矣南冥不分其人之誠偽而槩欲訶止之
此雖憤世疾邪之心其言亦有病耳至於人物

京書略曰持敬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
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
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誠能莊整齊肅則放肆
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
於此驗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
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澠竊謂四先生言敬之
中程子整齊嚴肅一段即朱子此書之意所從
出始學之所當先莫切於此由此而入至於力
久功深而有得焉則所謂三方八處皆在其中
者始信其不我欺矣公與李斐彥所爭二說固

始本作
可

皆先儒格言然觀其各據一方堅執務勝之意
恐未免同歸於一偏之弊也何者靜中工夫一
蹉則墮落於禪學窠窟中故也何如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六
書

答李宏仲問目

首節旣言慎其獨下文又重言之今人釋上
獨字心所獨下獨字身所獨張謹曰首節獨
字訓下有陳定宇之說曰此指心所獨知而
言又於閒居訓下有曰此是身所獨居與上
文已所獨知之獨不同今人多眩於此說不
察本意而強爲此說不知此定宇兩說初非
辨別上下獨字之義只辨閒居之義與獨知

之獨有別也若如此說則不但非定字之本
意亦失章句之義也此說未知信否

誠意章兩獨字今人誤看陳說而有身心之分
某亦曩從其說近方覺其未然今示張說為是
或以四端為情或以七情為情情者性之發
也既以七為情則所謂四者果何謂耶人之
情有二致歟

情之發或主於氣或主於理氣之發七情是也
理之發四端是也安有二致而然耶

理本無形若無是氣則奚有獨發之理乎

天下無無理之氣無無氣之理四端理發而氣
隨之七情氣發而理乘之理而無氣之隨則做
出來不成氣而無理之乘則陷利欲而為禽獸
此不易之定理若渾淪言之則以未發之中為
大本以七情為大用而四端在其中如好學論
中庸首章是也孟子四端章則專以理言之而
氣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

既謂之七情四端而又謂之人心道心者何
也

人心七情是也道心四端是也非有兩箇道理

也餘詳見答奇明彥問目

七情四端有中有不中者何也

以節則中不以節則不中

然則其所以為中節不中節者奈何

嘗觀朱子答張敬夫書曰熹謂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為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何人欲之有惟心不宰而情自動是以流於人欲而每不得其正也然則天理人欲之判中節不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不宰而非情能病之亦已明矣蓋雖曰中

節然是亦情也但其所以中節者乃心爾今夫乍見孺子入井此心之感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情之動也內交要譽惡其聲心不宰而失其正也此說明白的當學者深味而熟察之則久乃見之不須別立話頭也

向者張謹錄惻隱之誨曰惻隱氣也所以惻隱理也德弘辨而質之曰夫四端理之發其所以能發而為惻隱為羞惡為辭讓為是非者氣也何者理本無形無是氣則理做出來不成故謂仁之乘氣而發者曰惻隱今君錄

惻隱氣也所以惻隱理也隱然有主乎氣之意愚竊以為倒著其說向蒙先生見教曰四端理發而氣隨之七情氣發而理乘之確乎其不可易也今也若謂喜怒哀而曰喜怒哀所以喜怒哀也則猶之可也若謂惻隱而曰惻隱氣也所以惻隱理也則吾恐將使見之者疑四端本出於氣而成之以理也譬而論之有人乘馬而行于塗指以謂人乎以謂馬乎若謂之人則可若謂之馬則不可何以言之方其乘馬而行人主乎馬馬服於人則行

者雖馬而行之者人也然則非馬之行實人之行也若如公說則人不主馬而馬實主之也子又盍觀夫火乎火本無形而假薪而做得形影然則明者雖火而其所以明之者薪也然而謂之者皆以為火而未聞以為薪者何也假之者雖薪而其所以能主張者火故也今公以此為是則見火之明而必以為薪然後已矣愚故曰若謂惻隱理之發其所以發之者氣也則可若曰惻隱氣也所以惻隱理也恐或不可

以其本乙
一本微字
下有知字

惻隱氣也其所以能是惻隱理也此固北溪說也質
之師門而不見斥然澠亦嘗疑惻隱氣也一語太主
張氣字不無侵過理界分了宏仲非之似不為
無理但宏仲說亦有差蓋理發為四端所資以
發者氣耳其所以能然實理之為也今宏仲乃
以所以能三字歸之氣其失殆甚於北溪之說
矣理之乘氣而行朱子亦以人乘馬出入比之
宏仲人馬之說本諸此其說無病矣以其火薪
為比亦人馬之類未為不可但又以所以能三
字歸之薪亦不可也大抵論說義理精微最不

可輕易毫釐有差繆以千里故也朱子人乘馬
之說見性理大全太極圖說第二十一張小註
從長者入人家長者求食而主人不肯強而
食小子私欲不與而却恐拂長者之心食而
退思古人云它食吾不食不知喫得恁地底
食何如
不知長者是何等人若是泛然年長之人則當
其強求食時我以他事先出不食其食可也若
是已家尊長之人須委曲白其不當求之意不
聽求得食則已亦不可不食也

朱子曰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輔慶源曰利心入本無之而只緣有己有物彼此相形便生出來然則如美色觸其形而好色之心出焉者亦是本無可出之理而只緣他出來乎

由其相形而事事都要好於己更不暇計如何此卽利心也若好好色之心只當言欲心不可言利心

天地之性性字未詳何謂竊見勉齋答論性之說曰是天地賦予萬物之本然者而寓乎

氣質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也其以天地爲言特指其純粹至善乃天地賦予之本然也然則此性字就天地本體上說乎就人物稟賦上說乎

以此論張子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則可若論天地之性人爲貴則不可

張南軒曰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均是怒也而有血氣義理之分者何也蓋情者氣發而理乘之者其於忤逆之來怒發

丙當理則是義理之怒怒發而不當理則是血氣之怒何者怒之時理得為主而氣聽命焉則是義理之怒也發之不中惟氣是行而理遂隱焉則是血氣之怒也所謂義理非在外者即所乘之理也所謂血氣非由外至者即所發之氣然則氣與理相為勝負氣麤而勝則理負理達而勝則氣順也

此言甚當

答李宏仲丁卯

昨因淳孫知君獨入清涼令人亦發烟霞之想

矣是癘疫之逐君乃所以推而上了天也然於靜處不得靜中真味居山恐亦無大段有益也不知君所謂滌塵習反初心者如何而能滌能反耶此中方伯明欲來訪溪山魚鳥將未免塵喧之及殊覺敗人意也

答李宏仲

示喻諸說率然難報當俟後便奉告愚見也所云向者思慮有得有沛然底氣象今則覺勞耗無悅豫之味此殊可恠以次第言之先覺勞耗而後得沛然可矣今倒次若是然則所謂沛然

者定非真沛然也不過是介然之頃發得狂妄
底心情耳其於實得有何干涉乎故旋復失去
全然靠不得不足尚也至於今日勞耗乃是實
用工而未遽有得之間有此乃學者之通患雖
古人善學者其初亦未免此須勿厭勿疑更加
點檢向前期以久遠自然有得力處然而自此
至於沛然處又有多少工程來喻沛然真所謂
見卵而求時夜矣

答李宏仲問目

不知不識 孟子論先知覺處註知謂知此事

不至於下有
真知其如此
五字

覺謂覺此理知識二字亦做此看則豈為瞿耶
不十分為善又是自家所愛舍他不得是半知
半不知底人 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
反躬而踐其實三者之功互進積久而至於真
知其不可如此則庶可免矣
劉棟段下小註引荀子說 按語類此一段本
是答李敬子所問而其說止於自欠了分數其
下有或云如此則云云曰公且去看荀子曰云
云又其下復與敬子答問今程公就許多說話
中刪節合為一說故有如此意不相屬處看來

荀子一段若移附操存章則似為穩當
淡底金 金中夾雜鉛鐵多而金少則金色淡
矣

不會斷得 不會猶言不解

寧可逐些喫令飽為是乎 以此譬為己之學
用心於內銖累寸積而有得也

此雖誠之動 嘗觀程未善惡皆天理之說趙
氏此說未為不可程朱說見於遺書近思錄朱
子大全未易舉後當面論耳

憂事至則靜而理 當大憂大難則雖與此小

憂患所處不同然亦當隨其事理分限各盡其
道而無撓亂豈非所謂靜而理耶

凡有動作知所懼 是不論心之所發事之宜
不宜上帝之臨汝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皆知所
懼

志帥心君 總其大體而言曰心君指其所之
而言曰志帥其實非有二也

都不理會 公以此上文有以敬為主之語故
看此句亦欲作敬說然細看此處語意只云都
不理會我底自不知心所在都要理會他底只

退溪先生文集卷三十六
是言人皆不務在我之事不知吾心之如何但
一向務為治人之事云耳未見說到敬處若敬
則是理會我底時所以存心之法耳
才敬看做甚麼事 此在語錄中差異處未易
看得出其大意謂人患不能敬耳纔能敬則但
看所做之事是何事或大或小或難或易或彼
或此心無所不管事無有不可為者矣故曰登
山云云入水云云人患不能敬耳本文無此語
須帶此意看方得
只是徒然 言恐懼憂患不能為吾害只是空

然而已

德輝動於內 上只言民不爭不慢而已則其
效有淺下言民莫不承聽承順則其效愈深愈
遠矣

一團 一團猶言一段但一段以分為各段而
言一團以合為一圓而言

拘迫 如拘繫則氣體勞傷而生厭苦太迫切
則心神煩促而不寧帖所以難久也

節飲食 口腹節適所以養氣義理準則所以
養德

為難之為
一本作危

啗然一莊子啗然似喪其偶注無心之貌又韻
書忘懷也

不遠復章心過為難防一以心過為一念之差
固當然推而言之如大學之自欺莫知四有五
僻論語之意必固我孟子之納交要譽惡其聲
之類皆是心過當一一檢治

誠意章此大可驗 此指交戰處言之但交戰
之驗以理言持其志以下以做工夫言謂欲持
志使氣不能亂當就此交戰處看其理果勝欲
與否以為驗也

人之血氣有虛實 氣虛者如君與我者是也
血氣虛故心氣亦不能完實疾病易乘或刻苦
做工則心神耗損有甚於他人不可不戒常宜
節嗜慾保精氣勿過用心力以自完養程夫子
答張思叔之言約而盡矣

溫公謂行誠以不妄語始 人有應接最易失
於虛妄者惟言語為然故聖人教人以信為言
語之則信之與誠一理也故行誠當自不妄語
始况欲不妄語必須言行相顧而後能此溫公
所以善教劉公所以善學也

一本兼字上
有夜氣章
兼出入兩字
有善有惡
十二字

隱括 韻會採曲者曰隱正方者曰括又隱或
作隱審也括正邪曲之器也

兼猶言又也蓋子重誤謂舍亡故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先生於此論辨其誤以謂不但如上文
所云而已兼又有如下文所云何可謂皆是舍
亡所致耶蓋出入兩字皆惡則或如子重之說
可也入為存為善出為亡為惡何可并指存而
善者為舍亡之致耶

答李宏仲

兩書偕至欣審僉好棲息讀書為樂西行之發

欲不違初定但病冒溽暑為慮日劇今又賓客
勞煩身未出門先自取困如此君等雖欲來問
何能得應副耶實紀見到其石子重劉子澄兩
公先生以朋友待之故不錄劉平甫雖亦善士
多不循塗轍先生每加警教而終不改悟故亦
不載矣然蔡季通以老友而首列劉淳叟以姦
斥而得參則三人之不錄誠未可知蔡伯靜以
高弟而無之亦所未曉也求中之說所疑果然
然羅李兩先生皆性本沈靜而不求求之故
無病而有得他人性多鬧躁而強探力求則徒

卷之三十六
十二

為病而卒無得耳

答李宏仲

所喻敬之體用來說看得似詳密然先生說必
有其義不應無義而謾作此語恐當尊信其語
而虚心玩味反覆不置久而後方得意味到常
情所不到處不當纔窺得外面影子而遽以已
見橫加其上議其是非如何也但混會於此說
未入思慮只作尋常說義理看過故亦未致疑
於其間今當因來說而更思繹焉或有少益未
可知耳太山為高程子語也但謂太山雖高而

有限以比事業之有限非以太山喻道體也

答李宏仲

數日前得書及詩殊以慰喜適有密陽人南弼
文進士來訪留數宿其人老而志學亦有小纂
錄文字來相訂質緣此無暇未即報答為愧二
者難兼之喻固知賢者有此意思此意甚好吾
乃反以舉業勸之極知非宜然公家尊諸大皆
願公如此屢發警責吾所親聞者亦多以公為
子弟之道何可一切不聽專用己意耶如此雖
使成就得古賢事業猶為失子弟之道况未必

成就而將兩失之耶故公不可不兼二事力弱
難兼何可預慮耶只是公少不讀書今已晚矣
而亦不勤勵雖或往往讀過一二書專無剗讀
爛熟之功功分於細註盡看之煩想必久久茫
然如不讀也以此為學雖專此事恐無見效之
時也今問欲讀朱書此書固不可不讀然卷帙
不少時月之間所不能了願公姑且停之須先
讀詩至佳至佳孔子以不為二南為墻面韓公
以不學詩書為腹空假使公專意此學自古安
有不學詩書底理學耶晦翁盛年讀盡天下書

窮盡萬理門人皆效法之覺於躬行功或稍疎
故力言尊德性以拯一時之弊非謂不讀書專
治心如象山之說也非但晦翁雖象山之學亦
無不讀詩書而但治本心之理願公思之前日
面勸讀詩今問讀何書是公意以讀詩為不切
於心學而不欲讀之此大誤也故索言之耳

答李宏仲

承知移寓去寬淨而就庫隘果可恨也讀詩之
功分於友講雖違初計麗澤之益亦好矣且詩
自雅以下漸多艱深恐難以立限期草草易了

也一時徒取易了則雖讀如不讀耳趙君所云天道至公而賦子純駁之不一非有私意於其間二五之氣運行交錯升降往來紛綸雜糅其端千萬其於妙凝成物之際所值之氣自不能無純駁邪正之不齊雖天地造化亦不柰他何耳先儒論之詳矣大學註復其初之初不近謂復其初之明德云爾公所指言氣質物欲未掩蔽之時卽是明德之初也安有下此一會而別有所謂明德者乎公於此分得太細反失之矣心經敬義章註所引程子敬以直內必有事焉

處詳其語意非以其下語釋此上句也只是稱

易語曰敬以直內

尼羅

爲係以己意論之曰有主

於內云云又稱孟語曰必有事焉

尼羅

爲又係以

己意論之曰須把敬來云云故其語勢如此若以其下語作釋上句看則難看也且敬以直內對義以方外則敬靜義動單言則與必有事焉皆當貫動靜一顯微徹內外看

答李宏仲問目

首條德性理之說大槩得之但性不可云對情而言只是就心之全體所具之理而言

知止一段亦得之但以有定爲統說而分看於心身上微似有牽強之病

意者心之所發此段看得支離蔓衍牽合附會皆不是元來本然底道理務爲穿鑿杜撰說出此乃爲學之深病也大抵情意二字先儒以性發心發分別言之既已明白無可疑處朱子又就二者相爲用處說尤更分明發出恁地謂發出如此如見入井而惻隱自然發出如此見喜事而喜自然發出如此是也主張要恁地謂主張要如此如當惻隱而主張要如此經營極

救當喜情而主張要處置這喜事是也故以舟車比情以人使舟車比意今當只就此等明坦正當處白直曉會沈潛涵泳久之自然有貫通處蓋心是合理氣統性情底物事故非但意爲心之發情之發亦心所爲也理無形影而盛貯該載於心者性也性無形影而因心以敷施發用者情也因情之發而經營計度主張要如此主張要如彼者意也先儒以情是自然發出故謂之性發意是主張要如此故謂之心發各就其重處言之惟孟子知此意故曰惻隱之心仁

之端惻隱情也而謂之心者情因心而發故也
來喻不思此理誤以情為乘意意為載情於此
既誤故其下光新之喻氣發理發之說人心道
心之論皆穿鑿附會無一可者也情意思志念

慮朱子及諸儒說詳見性理大全
斂謂收回來就心裏說非謂收放心工夫也散
謂放撒音殺謂散之也去在萬事萬物上看非
謂擴充工夫也以上論大學

亦自是非獨自字亦字亦含蓄意蓋子靜他
說多不是而此說是故云

人心之中理中節為好底反是為不好底能精
能一則不畔於道心不流於人欲矣程子謂人
心為人欲朱子晚覺其說猶有未盡故不得不
改從今說

王魯齋說意義多未明瑩故士敬去之然去之
亦恐未安

不睹不聞本謂已所不睹不聞故此處亦下一
其字其謂已也然屋漏乃是人不見之處則亦
可兼人不見聞之義看也蓋與謹獨對言則分
人已單言則可兼看

中庸之以戒懼謹獨為學正為從事修道之教而做工夫故朱子之言如此

莫枉了五通 非五通之神所崇而妄以謂五通所崇是五通神在被虛言故禁之曰莫枉了五通也

不用篙不使匙即不理會心之謂也所云云似是而實非也以上論心經

答李宏仲 戊辰

近又得前月廿六日書深慰密寄等遽遭酷禍顛沛奔赴僅得免死云慘怛之極無以為喻

滉病牙如虛屋四面受風冬深以來暖日亦寒疾不得出仕經月在告惶赧如何可云君婚事又至於相違此不知由人耶由天耶真可恠也讀書月瀾其能不輟功耶勉旃勉旃向來敬之體用來示以屋子與規矩為比其說蔓衍似不可窮竟若以愚見言之屋子有屋子之體用規矩有規矩之體用棟梁堂室屋之體也四各有用屋之用也圓樣方樣規矩之體也為圓為方規矩之用也亦猶寂然不動心之體也感而遂通心之用也靜而嚴肅敬之體也動而齊整敬

之用也謂規矩體用因屋而見敬之體用因心而見則可若謂規矩體用便是屋之體用敬之體用便是心之體用則不可請掃去前說令心地虛明只以此數語思之久熟則自然有見也如何

答李宏仲

澁來山舍庶得閒中趣味亦可溫理舊業而朴郎與一小孫隨之琴聞遠又來日逐程課更有撰述等事頗費心力少無閒隙於大原實功未有所事殊乖本意

答李宏仲

一紙朝遣俄獲兩東知有講劄道義之樂可尚可尚示喻清夜吟意思大槩得之但愚恐只是無欲自得之人清明高遠之懷間過著光風霽月之時自然景與意會天人合一興趣超妙潔淨精微從容灑落底氣象言所難狀樂亦無涯康節云云只此意耳以是揆之前說近是而後說則似涉於牽強附會也如何如何心經所論具悉

洛中儒生李咸亨參議拭之子也在彼相見不

意遠來難以處之姑留此耳

答李宏仲庚午

首經單股周禮謂之弁經古人用此經以吊喪
乃經之至輕者也五服之經皆兩股況於親喪
用單股經乎儀節之文吾所未知也今勿疑用
兩股今俗用三股亦無稽之事不可從也喪主
之說家禮立喪主下本註及附註不啻詳說何
疑之有但今一家主人外無同居之親且尊者
則不得已主人兼拜賓耳

答李宏仲

滉以阻水為虞去易東還溪上已數日矣其初
苦避暑無所被金彥遇諸人勸挽往書院漸聚
得十餘人共讀心經講論之際多所開發方知
昔日昧誤處不少信乎獨學成孤陋麗澤深滋
益恨不得與君共此樂也第緣諸人各不能無
事故不得為久住計不免指日趁課有匆匆說
過了正與朱門讀書法相違其間又或有滯見
硬說不能虚心順理合眾說而公折衷處亦多
如滉自恐已見之亦誤竟不能力主張而過去
其或已見明無疑處雖力言之竟不相信以此

見講學到十分是處亦甚不易事也柰何柰何
厚外薄內之病平時固當以此自警飭至於身
病治療時此說用不得也金而精持敬講學之
說豈獨公以為愧老拙尤愧朋友間有此等責
望之言也示啓蒙云云橫圖固先於圓圖但孔
子就見成圓圖而說起因發明易逆數之義遂
泝及於橫圖其序自如此邵子又因其序而為
之說朱子所以先橫圖而論之意則玉齋之說
已明今何疑之有不可以動靜分體用之說果
有可疑卒然思不得徐更詳之俟後日面論涼

候已生野處慎攝加護

答具汝膺贊祿○丁卯

書到且見琴閣遠知來寓月瀾令人幽興自生
也聖泉諸人昨遣人來似有來陶山等處之意
而不為速計耳書院記諸君及城主意皆然拙
者似難回避但久廢筆硯心興又如此牢落何
能辦得容易耶雖辦又豈足觀耶庵近諸臺中
其初入處第一臺曰招隱在考盤之左與考槃
相對有長松其上者疑思在凝思之左者曰朗
詠取天台賦凝思幽巖朗詠長川之義也在五

臺之東中半高處欲築凌雲臺而未暇也其最高處曰御風臺此處亦時未築而平曠可坐而聘望總六臺拜月瀾為七臺也餘懷未悉

答具汝膺

別後悠悠忽此書至深以慰遣滉將入溪上為諸人所勸挽來避暑於易東書院共讀心經頗適意也但眼疾往往因看書氣倦而發發即如在霧中似是功難接續可歎固知君志學有好意苟能持此勿失久而愈力何患無成第以門戶之故種種之益大迫只此一念常橫在胸中

色字疑誤

義理之學無緣入得來假使間或勉強掇拾入來蔽錮者動不得新入者隨即消歇無覓處奈何故舉業雖不可廢惟付之蒼蒼勿太汲汲則庶乎可耳惠來佳色披玩開豁此處諸人亦有此作當共藏弄以為後識聞新卜甚佳然屋未成而先名無乃倒耶在今非所急也故未副惟冀深勵不具

答具汝膺

易東相聚固是好事共讀心經甚有議論從前看未透處看未盡處得以看透了看到盡底或

有謬誤看處因得省改麗澤相資古人所樂方
信不我欺也但以各有事故院中又將有營幹
不能爲久駐計未免限日立課每日趁逐程數
講訖日力無多舉不能熟復沈浸深味而實體
之如朱門讀書法是爲欠缺又人之資質各有
病痛其易達文義者以爲本無難曉似不復畱
意於深求積功以爲實得之學其不及此者繳
繞於文義而不能超脫似未易到得心融神會
以趨於真踐履處其或曾經看讀而知其說者
又自信已篤其於正知見處如此篤信固爲甚

好往往有所誤看處亦主張太過不復聽諸人
說話此亦非小病看此等病痛非一番相聚一
讀過心經所能變化然而諸人既去後或能接
續其功之而不已安知其不有所得至如某者
歸後雖益思警勵奈此老昏日用之間覺得專
一時少二三間斷時多如之何如之何來喻欲
自矯其昏惰之習而求其方嘗聞之子思子論
思誠設五學加之以弗得不措已百已千之戒
終之曰果能此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夫愚而能
明則昏者去矣柔而能強則惰者變矣若此明

訓古人已自八字打開說與人公以為不足而
問及於此何異舍康莊不由而求道於盲者耶
又如人有重病得萬金良藥而不服又欲求醫
而問方然世間千萬藥中安有不服而能去病
之劑耶況平日昏惰最甚嘗有愧於子思之言
而今乃以此勸公者自家有擔不起底擔子思
欲觀公致方而效其為耳偶感來書之問虛心
無所挾故弄近事索言之幸須致思而毋忽

答具汝膺

易東舉祀落成並行可謂嘉尚之事若此後所

以修其實事者一如其始之美意則豈不幸甚
丹陽孫守所疑禹先生祠宇與聖殿連排並立
似為未安孫守能改置則善矣而徑已遞去可
恨若無連並之嫌而傍邊隨宜立小祠則釋奠
同日之嫌不須避也丹陽伯之稱無所考據恐
黃公或有聞信稱書如此不敢遽然非之以俟
更詳也禹先生從祀事以今人設祀四賢之論
推之先生未必在四賢之後然從祀之與極重
吾輩識見未到斷此等大事未可以輕議取舍
於其間也安道之咸冒近日當還還後傳疑加

補處始可相問但其母有病恐未暇及尋書冊
耳

答琴聞遠 蘭秀○癸丑

去冬一書後未見來報恐書或滯沈復恐足下
未免遂為窮鬼所矜隨壞其志業雖見吾書不
以省錄也昨趙士敬至都傳示惠書披讀反復
乃知邇來所讀書史次第正當如此觀書文字
比舊殊進志趣亦可尚以此為根本更加策勵
庶不至放倒而進益可冀老夫慰喜何可限量
僕輕於一行遂至經歲濡滯今則國人皆知其

真病但苦無許退之例一向拘住隨俗旧沒每
有失己之悔令人憂懼欲於關東僻邑乞補以
去亦無當闕此亦出不得已之計非本志也則
豈固必為哉要在明年去就耳士敬西來足下
失一同志想多俵俵僕數年林下尚未脫俗冗
不得一叩清涼之雲關旅食京華魂夢飛越承
示抱書往遊靜中之樂宜多有獨得處未易言
也心經苟能潛心積功入道之門不外於此僕
啓發於是經非一今不推乃來若失嚴師益友以
足下之篤志得此用功豈可量耶勉之勉之但

不可急迫求之耳通鑑一書既可為格致之資
又可益科舉之文今而讀之尤善尤善聞溪堂
瓦飄雨淋他日之歸又不免復有修葺之勞亦
坐僕輕走俗狀之故可嘆書不能盡意惟望二
業並進日加勉力以副所期幸甚

答琴聞遠

書來具悉近況深慰旅愁僕年前一番輕出苦
無歸便歲月如馳忽已再見春華矣關東殿最
只有旌善之闕官事板蕩非病人所堪故不遂
補外之願竊食太倉不能夙夜於犬馬之力回

首舊學茫如夢迷應俗循人每有自失之愧頓
無由中之樂不唯得罪於古賢亦且獲譏於今
世奈何奈何君屢入仙山獨處靜思必有所樂
於胸中者多矣而恨未同之也但學而無與講
明之人此亦宜吾子之所大懼也然果能篤信
古人而於日用之間主敬窮理親切用工真積
力久則有以灼見聖言之誠不我欺何憂用功
之未端的耶至於心之馳騫飛揚僕自正坐此
患以至老而無成何敢為君謀之然而熟觀前
賢之論此此事也不可強力把捉亦不可急迫

制縛如此則非但無成必至生病須寬著意思
優游涵泳而惺惺主人常不失照管此法差為
簡約而朱子所謂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
後不容安排惟平日莊敬涵養為本領工夫一
節尤為警切此語見於心經附註所引中庸首
章下可考見也所喻居家父子兄弟間逐日行
禮見到此處意思甚好甚好昔徐仲車先生具
袍笏行定省之禮家人初甚駭笑久而方信至
如今世吏判安先生每日見伯氏必行拜唯謹
古今篤行質美之君子固多什之者不獨小學

之禮當然也但於此亦有不可率意直行之理
故孔子於季路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闢斯行之
之戒者是也然而此事處之得宜甚不易既不
可率意直行又不可遂廢不行但平日積其誠
意隨事曲折漸就其可行者行之行來行去一
家孚信既著則其所未行者猶可以次而舉之
也不獨一家為然於鄉黨朋友之類雖其事體
與在家不同亦當以此理推而行之庶免狼狽
蓋俗於學古之人無故嫌憎君一介寒士與我
孤拙之人相從而卒然行古禮於人之前誠

恐不及見信而先遭恠怒摧辱之困使未稍無收拾無以自樹立則將並與其此少內得者而廢之故不得已而發此言要非直已行道之正法也在君量之而已禮所謂嚴威儼恪乃臨下之容以之事親則非所施也蓋道無定體隨時而有變故君子之容貌氣象亦隨而變如鄉黨一篇所記是也是以一人之身當事親之際如此當臨下之時則如彼可也有人於此事親之時猶以嚴威儼恪將之是局於氣質之過嚴無愛敬之實以融化之斯乃孝思之罪人何足與

議於道哉溪堂初構鳩拙甚矣使我在彼猶未免頽弊況我不在而兒子不善護視以至於將棄愧我之久不歸而恨兒之不好文雅也和詩寫在別幅笑覽幸甚餘惟勉力大業兼不廢程文以副所望

答琴聞遠甲寅

久絕聞問今因孫君傳書始知近況深慰鬱鬱京外榜出得失驚人波沸雲騰而本道榜內無賢名雖我不能不爲之恨焉小見來書無一語及之而結茅山間方修舊業味衆人之所不味

此乃人所恠罵而吾心益以愛尚焉此志久當
益堅勿爲人言所搖奪此事窮且不改勿爲外
慕所遷壞可也但於此有一焉國俗草澤無名
之人往往有不能庇身之虞況親心所望於子
弟者專在立揚末世科名安可廢哉是故程朱
門下鮮不應舉而師席亦不禁斷此意亦不可
不熟慮而兼有攻業也此間寓隣有一儒舊嘗
受業於蕙齋思齋兩先生門下其志甚篤兩先
生亟稱許此人遂不屑舉業於經書之類但看
過而已不曾熟讀背誦如舉業者之所爲當其

看時無不曉解意謂吾有過人之學自處殊不
卑厥後經涉變故避譏畏禍遂自放倒亦不再
加讀誦工夫亦不能爲製述事業如是雖欲科
舉發迹得乎予觀其人資質非凡而旣不得力
於學問又不成名於科目今與恒人無異甚可
惜也亦可戒也願君勿似之千萬是幸第所可
憂者旣係念於此則無不偏重於此朋友中前
後變遷其終頓似別人者比比有之小得則小
異大得則大異入泮則異於前立朝則又異於
前其中不易所守勉勉不已自虛求益者絕無

而僅有此非他故無得於內故隨地而受潔固
當爾也願足下又勿似之幸甚滉率然一來今
見三霜衰朽鈍滯不宜時用卽合屏藏而朝
無致仕之例歲連受由之禁無端棄去形迹之
間機關可慮以此成此因循深自愧病近日兵
務尤不堪昨始釋負閉門掃軌稍幸於拙分今
聞新闢齋舍清幽之致可賞明年歸臥月瀾菴
有時乘興杖屨度嶺可共對榻歌詠先王之道
此樂不淺跂佇而已餘不能縷縷向寒保鍊加
重

與琴聞遠

向者似聞與士敬往竹溪書院比來一向不得
信音未知書院畱得幾箇月做得甚工夫其院
中凡事頓不如前云深恐一朝遂至廢沒不是
小事奈何奈何僕旅窻寒節保病極艱春江一
擢不待挑浪而欲發未知能諧計否耳聞君活
計良艱當此儉歲何以遣日然古人苟志於學
不以窮苦而廢窮而遂廢初非志學者爲耳勉
之勉之

答琴聞遠 丁巳

前日出山見過稍有慰望恨無以嗣音長牋寫
意兼惠三詩足見近日策勵警省之深深以為
喜亦因以自省也以此齋居積久益加進修新
得日富則舊習自除耳但恐一時作意難恃而
野燒依舊草生則無如之何耳且古人雖貴悔
過自責然不可太為刻切煎迫如此則反為悔
咎所累習中積蓄羞吝之心延平所謂積下一
團私意者正謂此也不可不戒今看來喻實未
免有此過累如知此病而欲去之須一切掃去
雜念日間只宜虛心平氣讀書應事厚以義理

浸灌培養之久久自當於理趣得力則物欲之
生自輕自少君子中正和樂底氣象漸可馴致
苟不如此徒切切思過屑屑計功則與長戚戚
者相去不遠而終無所成必矣來詩日暮未必
和送後若得和則不敢隱也試事既不免則亦
所當勉毋忽不宣

答琴聞遠 戊午

朝正吏來京得十二月十一日書知入清涼累
月不出山窻讀書趣味當覺日勝所以慰寫病
懷者為如何也混此來本無意義加以自至月

來長在病告其不掛吏議足矣不意又有陞秩
之命控辭之際徒召人齒舌竟不得免一誤
之末事事皆誤後日將何以見君輩耶自量身
病雖君恩眷眷萬無報效之望春間歸計不
可不決所憂有何魔事或生於其間耳來喻云
云君中間學不力而事多誤正如示意然自今
能改已往之事如塵掃鏡空復何追念之有哉
頃獨思之中庸博學以下至雖柔必強真是子
思喫緊爲人處在晚學尤爲當病之藥而如我
精力已耗者不能力以此今以告君君以爲如

何舉業雖極害事古亦難禁如果能此道亦可
兼之矣滄浪卜築幹僧化去云吾雖歸無可托
此事者不能不爲之屢歎也

與琴聞遠 辛酉

昨簡問庶母之服對客忘報今乃追告禮庶母
之服總麻指父有子之妾言也然則似謂無子
之妾無服也然又謂父妾代主母幹家事者加
厚云今尊公侍人雖無子乃代幹之人宜服總
而稍加日數爲可也嘗思古禮所以辨有子無
子而服者古之卿大夫妾御頗多凡婢皆妾之

類也不可後指父妾而皆服總故以有子服總
為文其實當觀情義輕重而處之故又有稟父
命行服之言須以此等事理量處之為當謹告

與琴聞遠 癸亥

書至為慰 東宮禍變出於不意萬姓無所係
望此古來莫大之患奈何然而服制則內
外百官四日成服七日而除其他士庶人則無
服以未嘗臨莅而德惠不及於民庶故也惟於
禮曹啓單字內有禁屠殺一月之文然此亦指
都城內而言非指外方也則外方士人之家過

六七日後舉行廟祭恐無不可也若如宴會等
事則葬前決不可為耳禮過仲月則不舉時祭
但窮家多不及仲月而每因以廢之反為未安
故寯兒有如此之時亦不禁而遂行之矣於君
何可異云耶克亡於父母者有父母喪其祭用
肉與否禮文無之難以臆決當俟後日更商量
也

答琴聞遠 甲子

所喻出入無騎當行而不得因有靜中工夫未
必不勝於浪出入虛度光陰也高齋雖近閭閻

傍溪臨塘亦足玩心游息苟於此學有得力處則將無往而不得其樂況此一佳境乎但所謂立志不強講學無力之語則在君真所當戒也蓋君非無志也而所立不強非不講學也而其學已晚此為可憂之處今知近日讀晦菴書多遍數漸覺有異於初云此學而有得之驗甚善甚善誠能如此積累不已加已百已千之功則志之不強者自當強學之已晚者不足憂昏暗者開明疑晦處通曉矣其勸止譏責者固不足恤而用力之餘沛然以出則何施不可但人皆

先溺於舉業故不肯用力於此公無此累何難於用力耶滉年來不讀此書殊覺憤憤春夏山居欲再溫習一過或得往來相資之益是望耳

答琴聞遠乙丑

滉近與趙士敬書問足下何在作何工夫且云若不讀書孤山雖好何益士敬答云聞遠頃來其家旋入孤山未知作何工程益令人馳想今朝山民過門投書開讀欣然又知靜處見讀朱子書甚善甚慰滉數日前偶苦河魚兩三日今已清安陶山自李德弘輩移道谷後無他人金

士純去月念後來寓冒極熱踰山來往贊書傳
疑義因究期三百算法又及律呂等算今垂畢
矣此人敏而嗜學與之共業甚覺有益今則來
寓溪齋耳鄉邑寧靜秋成有望時事諸生攻普
兩不得空館而散猶不聽會江原監司啓
聞普兩濫騎驛馬事天意亦怒命捕捉流竄
于濟州臺諫請拿致訊鞫後定罪雖不得請然
絕島禦魃少快輿人之憤至今月初諸生已就
館云十三日發引十五日下玄宮二十八
日卒哭卒哭後黑笠黑帶白衣云來喻已構山

棲將繕祠廟有妨為學勢固然矣若除此等不
得已事外其餘日月不少休廢厲志著力如不
及如將失之久久自然有得今人皆被舉業外
慕鑠壞了惟公幸早脫此厄正好大肆力於此
事而未免悠悠泛泛若只如此了一生雖與役
役塵埃中乾沒以死者有間亦以五十步笑百
步之類耳不知公亦思之及此否耶適諸人迭
有來去未暇致悉

答琴聞遠 丙寅

昨伴來緣有問目卒乍難辨今乃追報為愧濕

腹肚脹證間發作山舍近水多冷濕不安居
處蒲節入溪上仍畱不出山徑茅塞殊覺廢職
耳海州本朱書近方讎校至第七冊誤錯甚多
隨手改正因得溫理一過更覺義理之悅我心
猶芻豢之悅我口孟子之言真不我欺其見於
日用之間亦比舊差親切明白儘卑近處看得
有儘高遠底但苦病昏精神短損不能極意下
工夫一瞬日間旋復失去賴問難之至或多有
警發處耳孫兒讀書疎率聽言不加精思無恠
乎所錄之多舛也考得其誤須逐處修改幸甚

與琴聞遠

日間能不廢讀書玩理否試期臨至人皆沒沒
於所利君旣無彼若又怠慢於此事是不但同
歸於彼或反不如於彼常為君憂之故聊言之
耳滉身病且僮病不出山舍度暑溪上幸近絕
外人還往得以日繙書冊隨事體驗似覺稍稍
親切然而少忽於顧眄之頃已復失去益知古
人所以日加戰兢惟恐不及為是故也而吾輩
向來名雖為學實未嘗下手也老矣無成欲保
餘日專意致力而朝中故舊貽書譙責者相繼

令人惶惕不自安奈何士敬近修何業頃得其書粗答而有未盡從當再報其所校心經時未卒業俟畢乃報耳如見為致此意

答琴聞遠

南冥一齋為人未易以一語斷了自古處士出世例多議論今之紛紛亦何足恠哉然亦各其人有以取之真可戒懼耳

答琴聞遠

示喻運凡事所云退役之難非不料得但不奪農時古人至戒吾輩平生誦習此等說話謂當

如此今纔有一事到手便不用其說殊非本志之所願欲者意謂待七月間為之雖未免黷黷之恨不至於腐朽其黷色則受丹臆而可無之故前與士敬書聊發之耳然此事非輕不可以一滉言斷置稟議于主及諸君善處之令無後悔幸甚

答琴聞遠庚午

頃見具汝膺聞君携三子往龍壽今得來簡尤以為慰至於簡中所叙從前失學之由及近日蹉跎之恨皆出於中誠非外飾空言之比可尚

可尚但徒知如此而不能深思力矯以收效於
晚境則其一時慨歎自責雖甚痛切亦何益之
有哉大抵公之資稟一邊雖明而一邊實暗雖
知恥自好而猶未免俗見與近利此所以學不
進而多悔吝也吾儕既以學問為己任又得此
名於世間固當十分用功真如學記所謂俛焉
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庶可不負其素志不取笑
於人矣每觀自吾身以及朋友多與所學相反
皆不強人意常有愧惕不容于心茲不得不為
公言之耳非謂公獨不能而我能之也今當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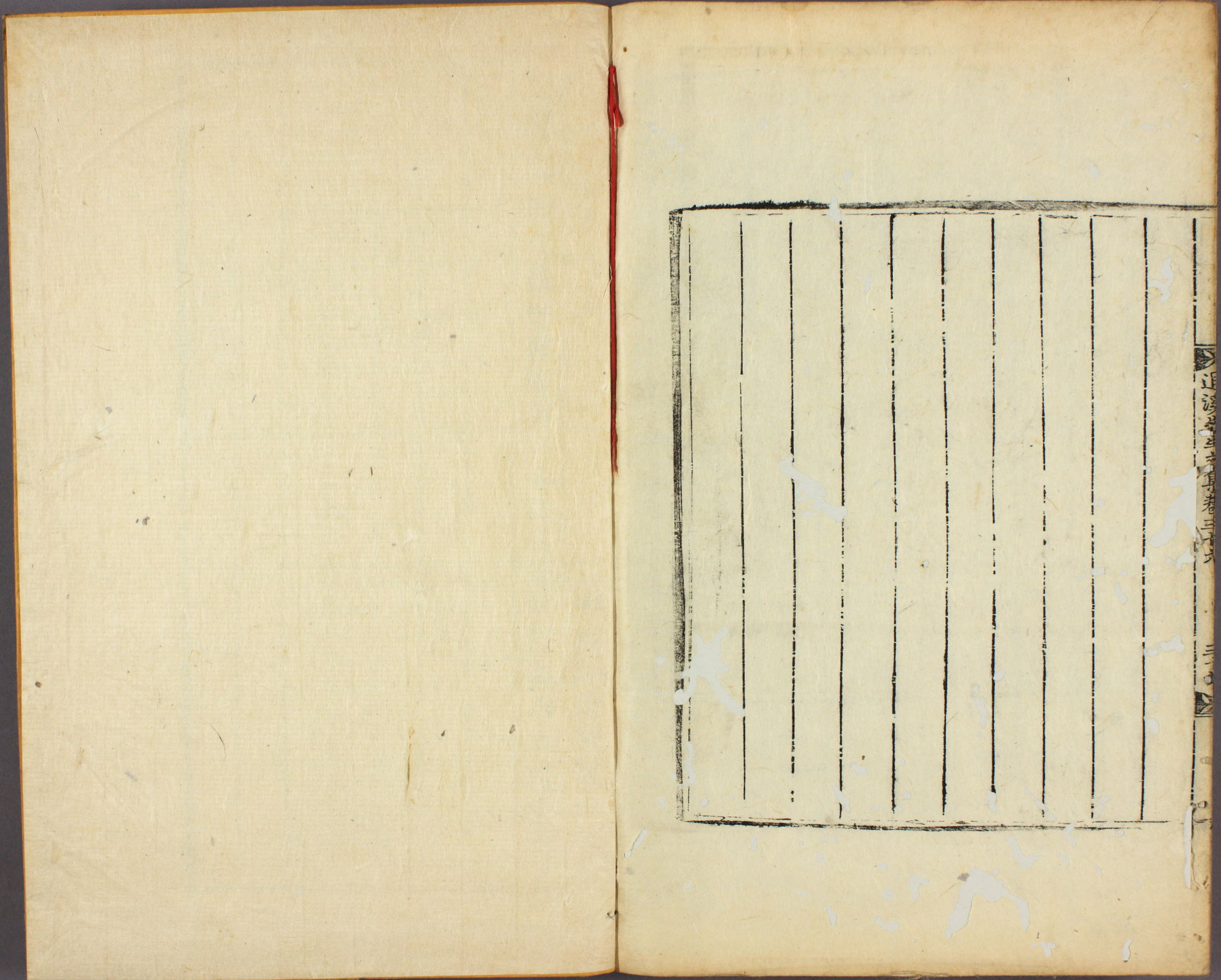
思勉勵以遂此願也老拙因賓客騷擾日用間
尤覺害事無可如何可悶

與琴聞遠

前者來此之夕君於城主前謝除戶納之雉憑
姪因白弊戶亦當納雉而未得雉其實雉二首
已納官矣城主翌日遣人還之滉心甚未安遣
奴請復納城主固不聽不得已受之矣因思往
者趙士敬請納蜜而得除已為不當君又請納
雉而得除尤為未便其終亦使滉已納雉而還
出君等何不思之甚耶且滉從前未嘗請除一

貢物者以民供 上之道不可以私廢之也今
世鄉居品官輩或強梗不納或請乞除減將使
守令何從而得供 上之物乎城主待君等異
於凡人豈不以君等識廉恥可尊敬之人故耶
而君等乃不知所以自重其身非公事而屢至
偃室至則不免有循私廢公失已害直之干請
然則城主廣度雖容豈不心賤之耶非徒城主
鄉人亦多竊議之甚非混平日有望於兩君之
意千萬推類而思之凡百戒之戒之他日雖見
君或於衆中難盡言故縷縷至此願留此紙以

示士敬幸幸



通鑑綱目卷三十六
三十一

